

商州的辣子

周玮

在商州，日子是能尝出滋味来的。清晨的菜市场，露水还贴在茄子的把儿上，豆腐还在案板上冒着微微热气。这时，你最先闻到的，准是街角飘来的辣子香——不是川渝那种咄咄逼人的麻辣，也不是湖南那般直愣愣的干辣，是商州人自己的辣子，红亮、醇厚，里头搁了芝麻，兴许还有几瓣八角，用滚油“滋啦”一声泼下去，香气便迸开了，能香出一条街去。

商州的辣子，不是长在地里的那种，也不是晒在檐下的那种。我说的是泼出来的，油亮亮的，沉在碗底，能照出人影的那种。在商州，你要是听见人说“泼些辣子”，指的就是这泼辣子了，仿佛辣子就该是红汪汪的。干辣子面，那只是半成品，算不得数的。

在商州，要是不会泼一勺好油泼辣子，是留不住客的。泼辣子看着简单，实则最见功夫。我常见街坊们做，不选晒得干瘪瘪的干辣椒，也不图颜色好看的二荆条，得用本地的红辣椒，秋天时一串串挂在屋檐下，让秦岭的风吹透了，把丹江河的水汽吸足了。讲究的人家，还要掺一点秦椒面，说是取其肉厚，泼出来油色亮。辣子面舀进黑釉的老碗里，撒上一把白芝麻，再讲究些的，加点核桃仁碎——商州人嘛，总忘不了这点山货。

然后就是烧油了。菜籽油在锅里烧得起了青烟，却不能急着泼，非得晾上一晾。油太疯，泼进去辣子就焦了，发苦；油太温，又激不出香味，不亮堂。待温度正好，一勺油泼下去，“滋——”的一声，碗里翻江倒海，红油翻滚，香气像憋足了劲的野物，一下子冲了出来，撞得人一个趔趄。那香味是有层次的，先是冲鼻的焦香，接着是芝麻的酥香，最后才是辣子醇厚的本味，勾得人喉头一动。

油泼辣子泼好了，寻常吃食才有了魂。吃黑糊面皮，若是缺了那一勺红油，便像是丹江缺水，干巴巴的没看头。蒸好的面皮筋道弹牙，堆在碗里，顶上码着绿豆芽和面筋，最后总要浇上两大勺辣子油。红油顺着面皮往下淌，染得每一根都亮汪汪的，入口先是辣子焦香的“头香”，接着面皮的酸辣才活泛起来，吃得人额头冒汗，酣畅淋漓。若是吃商州的油泼包，那又是另一种吃法。刚出锅的包子底面焦黄，得用碗端着，先拿筷子扒开皮，舀一勺调好的辣子水浇上。辣子油在醋上浮成一片红霞，瞬间渗透进馅里，豆腐粉条都浸得透亮。一口包子，一口玉米糁熬的糊汤，酸、辣、鲜、香聚在嘴里，满口的实在。

听老人们说，从前在商州乡下，日子过得紧巴，油盐都是要算计的。但唯独这泼辣子，家家都泼得殷实。冬日里天寒，地里没了出产，一勺辣子便是下饭的依靠。拿热蒸馍夹了，红油渗透进馍的孔隙里，咬一口，辣得人浑身发热，像是肚里生了个小火炉，便能扛住秦岭灌进来的风。辣子贱，却最忠心，不嫌贫爱富，只要有点盐，它就是一顿饭的油水。

后来离了家，去了江南求学。那里的饭菜精致，甜的糯的，舌头却总觉得寡淡。也曾试着学家里那样泼辣子，在出租屋的小厨房里烧了油，泼下去，却只有一股焦糊的苦味，辣子面黑了一片。超市里也有卖油泼辣子的，玻璃瓶装着，红是红，但吃起来只有咸味，没有那股子焦香的魂。我才明白，商州的油泼辣子，泼进去的不只是油盐，还有那山谷里的风，老家的日头和街坊邻里掂量油温时的那份耐心。

如今，回到商州工作，在这座小城里安顿下来，日子才有了滋味。在老街走，看人家门口支着油锅，那股熟悉的香味扑过来，腿就迈不动了。站在那儿看了半晌，直到卖辣子的大婶喊我：“给你舀一勺尝尝？”我摇摇头笑了，那香味闻着了，比吃进嘴里还妥帖。

有回去朋友老家闲转，正赶上村里过事，乡亲们架起大锅做烩菜。白菜粉条豆腐丸子在大锅里咕嘟着，又下了红烧肉片。临出锅，掌勺的大伯从灶台上端起黑釉老碗，用勺尖挑了半小勺油泼辣子，在汤面上点上几滴。红油化开，一圈一圈晕染，原本寡淡的白菜萝卜像被叫醒了，有了颜色，也有了精气神。旁边的小孩子端着碗喊：“我要红油多的！”大伯笑着又给点上一滴。

商州的辣子啊，就是这点好。它不先能调开，还上得了席。那些飘着的岁月，一勺下去，就沉了底，便有了着落。日子如流水，碗底的那勺红，永远亮堂，永远滚烫。

两袖藏民不藏金，旧伞撑开万里晴

——大型秦腔历史剧《罗公编》的创作维度浅探

柏相

由陕西省艺术研究院编创宋文宪创作的大型秦腔历史剧《罗公编》，以清代乾隆年间商州知州罗文思修路济民的真实事迹为蓝本，塑造了一位“脚下有泥、心中有民”的清官形象。全剧不仅是一部弘扬地方历史人物的传记剧，更是一曲贯通古今、深具现实关怀的廉政颂歌。

该剧以史为镜，映照当下，使传统题材焕发出了鲜明的时代光彩。《罗公编》虽然写的是清代故事，却与当代社会精神高度契合。罗文思“不收治下一钱一物”、捐俸修路、甘守清贫的形象，与当下全面从严治党、廉政精神形成跨时空对话。剧中所展现的“实干兴邦”“清风两袖”等价值理念，正契合新时代对干部清正廉洁、务实为民的呼唤。罗文思垦荒、修路、兴学、治水、推广农技，正是“乡村治理”的古代范本。剧中“倒插秧法”“议事角”“公道磨”等细节，体现出基层治理的智慧，对今天推进乡村振兴、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具有启发意义。剧中反复强调“脚下有泥，心中有民”“实干济万民”直指当下，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和正向引导作用。

该剧以真挚的人民情怀，构建了官民同心、共克时艰的叙事伦理。《罗公编》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与以民为本的

叙事立场，体现了深厚的人民性。全剧虽以清官罗文思为主角，但其形象并非高高在上的“青天大老爷”，而是一个会跪搓板、惧内敬妻、穿破袍、吃粗粮的“实心面团团”。这种平民化的塑造，拉近了官与民的距离，使清官形象更具温度与可信度。剧中大量设置了“婆姨议事角”、石匠李老大、农妇黄大娘、刘婶、章刘氏等普通百姓形象，他们不是被动受惠的“群众背景”，而是参与修路、分水、议事、送行的主体力量。尤其是“万民成契”一场，百姓以血书、手印、胭脂印共写“欠条”，将人民性推向情感与思想的高潮。全剧贯穿“佛心即民心”“官至赤身方为净，人去留影即是魂”的价值判断，将政绩评判权交予百姓，体现了民心即天心的价值取向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。

该剧在文化表达上实现了地域性、民族性与传统性的高度统一。《罗公编》在文化表达上极具秦腔剧种的独特魅力，同时融入了丰富的川陕地域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。全剧充分运用秦腔高亢激昂、刚健质朴的剧种特色，唱段设计讲究，情感饱满。如“惧内同盟”中的双人唱段、“万民成契”中的核心咏叹，既保留了传统秦腔的板式韵味，又融入了现代戏剧的人物心理刻画，是

较为典型的秦腔艺术的当代表达。剧中巧妙融入四川方言（“把耳朵”）、川剧变脸技法、川调民歌、川味辣酱等元素，与商州的丹江、高山、铜佛龕、石磨、粗茶等地域符号交织，形成独特的地方文化景观，体现了川陕文化交融的历史。全剧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如“佛心即民心”“以器载道”“公道自在人心”等理念，既有儒家的民本思想，也有道家的自然智慧，更有佛家的慈悲情怀。尤其是“佛光显圣”一场，以民俗智慧化解官民矛盾，体现了传统文化中“因俗治民”的治理智慧。秦腔、川剧变脸、陕南民歌、民间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被有机融入剧情，使该剧在某种程度上无形中成了非遗活态传承的重要载体。

该剧在历史剧创作上兼具史识、文识与戏识，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与示范意义。《罗公编》在历史剧创作上具有较强的史理意识，体现出严谨的历史观与成熟的戏剧观。罗文思在历史上确有其人，其在商州修路、兴学、垦荒等政绩亦有据可查。编剧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基础上，合理运用戏剧虚构，如“佛光显圣”“惧内同盟”“万民成契”等情节，既符合人物性格逻辑，又增强了戏剧张力。剧中罗文思与赵锦娘的“麻辣夫妻”

关系，与李世途的“惧内同盟”，与虎员外的“佛路之争”，均具有高度的典型性。尤其是“惧内”主题的反复书写，将其升华为“敬内”“爱内”的情感哲学，既增添了戏剧趣味，又深化了人物性格。全剧采用“序幕+六场”的闭环结构，以“修路”为主线，以“民心”为核心，层层推进。从“后院菜畦”的困顿，到“石磨公道”的智慧，再到“佛光显圣”的转折，最终抵达“万民成契”的情感高潮，结构严谨，节奏分明。该剧不止于塑造清官，更探讨了“何为好官”“官民关系”“法治与民情”“信仰与民生”等深层命题。如“公道磨”分水一节，以物载道，寓法于器，体现出超越时代的治理智慧与法治精神。

两袖藏民不藏金，旧伞撑开万里晴。作为一部具有鲜明时代精神、深厚人民情怀、浓郁文化底蕴与严谨学理意识的优秀秦腔历史剧，《罗公编》以传统戏曲形式讲述中国故事，以历史人物承载当代价值，以地域文化彰显民族精神，以艺术虚构激活历史真实。该剧的成功创作，不仅为秦腔艺术的当代发展提供了有益探索，也为新时代历史剧创作树立了“实心行政、实干济万民”的精神标杆，更为当下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的学习，提供了又一鲜活的艺术注脚。

商洛山

(总第2865期)
刊头摄影 刘建国



河边的一排排柳树抽新芽了。鹅黄的嫩芽缀满枝头，像极了春天刚写下的诗行，悄然宣告着春的讯息。我漫步在河堤，忽然想起母亲总说的，柳芽冒头时，地底下的虫儿该醒了，河里的冰也化透了。

今年的柳色，竟和母亲离开那年有几分像。也是这样不疾不徐的暖，空气里飘着湿土混着草芽的腥甜，连风都带着丝丝湿润。掰指算来，她离开我们已经十五个年头了。这些年里，我搬过一次家，换过两份工作直到退休，连女儿都从扎马尾的丫头变成了母亲。可只要望见这抽芽的柳，总觉得时光在某个节点打了个结，一扯就回到那些柳色年年新的春天。

母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。在她的日历上，没有春分、秋分的刻度，只有柳树抽芽时该种洋芋，柳絮纷飞时耍个瓜点豆的讲究。老家河边有棵老柳树，据说是奶奶嫁过来时栽的，枝丫铺天盖地，像一把撑开的巨伞，春天绿得能滴出水来。那时，我们总爱折柳枝条编花束，母亲则在不远处的田里忙活，锄头起落间，惊起的蚂蚱蹦到她的布鞋上，她也不恼，只是弯腰用手指拈起来，轻轻放到河堤上：“虫儿也得活。”

记得十二岁那年春天，倒春寒来得凶。前一天还暖得能穿单衣，夜里就刮起了北风，早起一看，刚展开的柳芽全冻成了青黑色。母亲急得没吃早饭就往田里跑，我跟在后面，见她蹲在洋芋地边，用手轻轻刨去土上的白霜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可别冻坏了，这可是生活的指望。”那天，她在田里待了整整一天，把家里所有的塑料布都拿来盖在地上，手指冻得通红，却笑着说：“等柳叶长得绿茵茵时，天就真正暖和了。”

母亲总说，柳树是最实在的树。不挑土，不挑水，给点阳光就使劲儿长。她自己就像棵柳树，一辈子扎根在家乡的土地里，风里来雨里去，从没叫过苦。父亲走得早，她一个人拉扯着弟弟，春天侍弄庄稼，夏天割麦插秧，秋天晾晒谷物，冬天还要去修堤造田。可无论多累，只要望见家门口的柳树抽出了一缕新绿，她紧锁的眉头便会舒展：“你看，又是一年，日子总会好起来的。”

又是一年柳色新

陆金凤

十五年前的那个春天，母亲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。医生让她住院，她却惦记着田里该种洋芋了。“等我把种子播下就去。”她拉着我的手，“柳树都发芽了，误了农时，一年的收成就没了。”那天我拗不过她，只好扶着她去田里。她拄着拐杖，一步一挪地走到地头，看着我，和我表哥播种，阳光落在她的白发上，覆上了一层细碎的银光。她忽然说：“你看这柳树，多好，年年都有新叶子。人也一样，走了一茬，还有一茬接着长。”

母亲走的那天，正是柳絮纷飞的时节。河边的老柳树飘起漫天白絮，像下了场温柔的雪。我跪在灵前，望着她的遗像，忽然想起她常说的话：“人活一辈子，就像柳树长叶子，绿了、黄了、落了，明年还能冒新芽。”

这些年，我在县城安了家。可每年春天，总会特意找有柳树的地方走走。公园湖边的垂柳，河边的杨柳，甚至小区角落里那棵歪脖子柳，只要望见枝头的新绿，就像看见母亲站在田埂上的身影。去年带女儿回老家，门口的老柳树还在，枝丫比以前更粗壮了，姐姐说：“妈走后，我每年都给柳树施肥浇水。妈说这树通人性，你看，长得多壮。”

路过河边，看见几个老人在柳树下打太极，孩子们追着飘落的柳絮跑，笑声像撒了把银珠子。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，正蹲在树根下捡柳芽，像极了小时候的我。风拂过树梢，新抽的柳枝沙沙作响，恍惚间，仿佛听见母亲在说：“你看，又是一年柳色新了。”

是啊，又是一年柳色新。母亲走了十五年，可那些与柳色相关的记忆，那些她教我的道理，就像这年年萌发的柳芽，从未真正离开。它们藏在春风里，落在新叶上，融进每一个寻常的日子里，提醒着我，生命或许会落幕，但爱与希望，总会像柳树一样，在每个春天里准时归来。

抬头望去，满树新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远处的天空蓝得像块刚洗过的玻璃。风穿过柳林，带来新叶的清香，也带走了岁月的沉淀。这个春天，和母亲在时的无数个春天一样，温暖、明亮，充满了生生不息的力量。

春天醒了

顾语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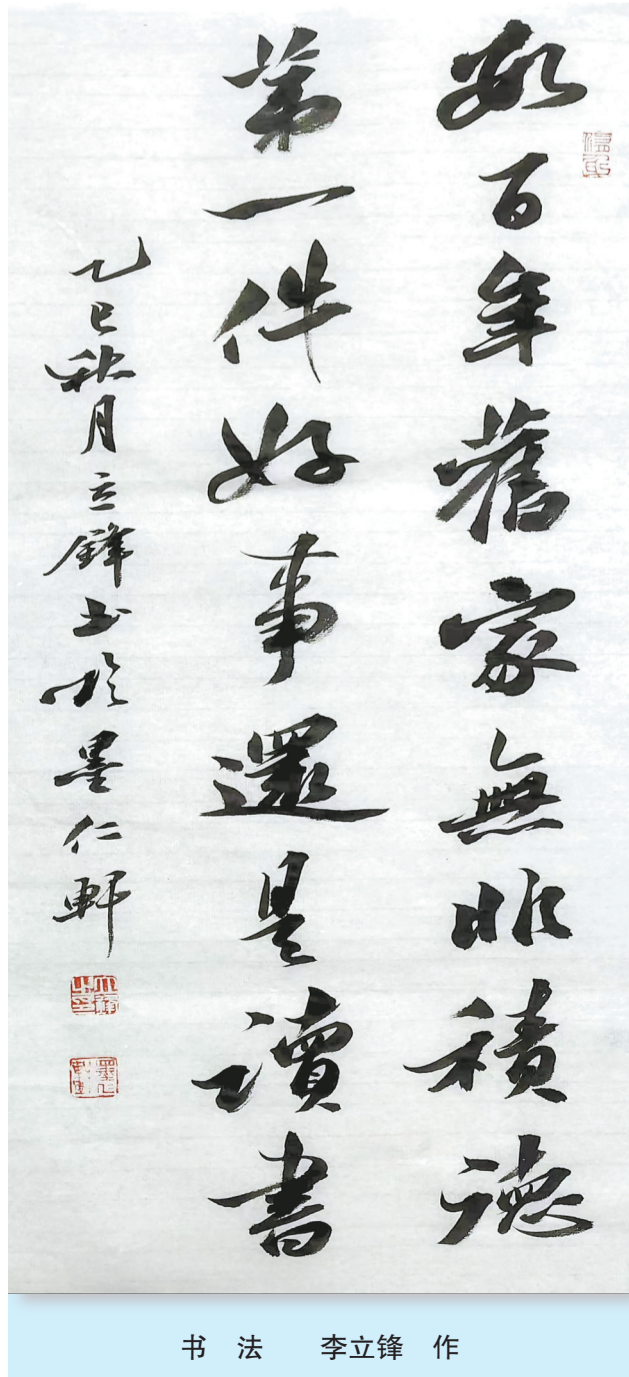
春天醒了，万物复苏。春回大地，大地脱去了旧衫，换上了嫩绿色的新大衣。树木睁开了蒙眬的双眼，吐出了新芽。

清风带着泥土的清香吹过河岸，吹绿了河边的柳树，吹红了妩媚的桃花。去年的荒草丛里又有了绿色，到处都是。慢慢地，好像有人打翻了一盒巨大的绿色墨水，把大地染成了青绿。山坡上的树木是墨绿的，远处的田野是青绿的，地上的芳草是翠绿的。叶子上的绿浓浓的，像要流出来，一滴一滴滴在湖泊里，把湖水染成了碧绿色，宛如一块巨大的碧玉，镶嵌在绿色的大地上。春天醒了，就在绿叶红花的呼吸里！

春雨像一位害羞的小姑娘，悄悄地滋润着大地。一块白石头上长满了青苔，毛茸茸的真好看！竹林里，晶莹的雨珠滴在竹叶上，发出沙沙的清脆声，奏着美妙的音乐，唤醒在土里睡觉的竹笋。快看，那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？正是竹笋尖尖的脑袋！笋儿弟弟在土里躲躲藏藏，生怕被人看见。等风儿哥哥走了，才迫不及待地钻出地面，大口吮吸着甜丝丝的春雨，享受着春日的恩赐。春天醒了，就在春雨淅沥的歌唱里！

春雨过后，花草喝饱了雨露，养足了精神，全都焕发生机。孩子们盼着春天，盼着什么？盼着放风筝。公园里、广场上，孩子们在地上跑着、闹着，风筝在蓝天上飞着、追着。你看，那只蝴蝶风筝被春风托着，在空中稳稳地飞行；边上的蜻蜓风筝越飞越高，慢慢地变成了蓝天上的一个小点儿；小金鱼风筝悠闲地在空中游来游去，还有金孔雀、猫头鹰、小章鱼……它们在梦想的天空自由飞翔。春天醒了，就在线轴缠绕的美好时光里！

春天醒了，它在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！
(作者是洛南县西街小学六年级二班学生)



李立锋 作